

漠月

皆

放羊的女人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國當代西部文學大庫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

放羊的女人

漠月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羊的女人 / 漠月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

ISBN 978-7-227-04888-6

I. ①放… II. ①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3007 号

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放羊的女人

漠 月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刘建英

封面设计 项思雨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6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2236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888-6/I·127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关漠月

(代序)

石舒清

漠月的故事

我和漠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近十年了，忽然觉得如果有人让我讲讲漠月，我会讲不出什么来。我发现漠月是一个没多少故事可讲的人。有些人你一旦想起来，总会给你一种蠢蠢作动不得安宁的印象，有些人却给你一种守静的印象，漠月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种的。我有幸搞专业写作，因此单位上不多去，偶或去了，总是能看到漠月，他的办公室正对着楼道口。办公室的门总不能关紧着的，连虚掩着也不好，只得敞着，这样就可见漠月趴在他的办公桌上做什么。很重沉的一个身子，似乎一旦坐稳了就不想再起来。他倒不是很专注，有时候我觉得他似乎在出神。楼道里上下来去着人，有喧哗声，但漠月是极少侧头一顾的。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共用着一个办公室，漠月的办公桌正好是靠着的一面墙的，这真是再合意不过，使得漠月可以面墙而坐。有人来办公室，也大多是和另外的人谈话交流，漠月还是固坐在他的地方，不多回头的。

刚开始见漠月这样，会觉到一些生硬和不自在，但现在相互间熟悉了，就觉得漠月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傲慢(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也不是由于他生性拘束，而只是他的一种方式罢了，这种方式于他是最为自然的。如果让他见人就拉手，就拍肩，就忽然间亲得不行，这于他为难，于别人大概也会更加的不自在吧。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这样一种近乎孤寡不亲的方式，似乎更

能赢得我的理解和赞同。

漠月，一个看起来没有故事的人，有多少丰富而又深情的故事细浪那样翻腾在他的心里？

最初的记忆

此前我肯定见过漠月的，但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似乎是在1999年，这个想来也是有点意思的。

其时我刚从鲁迅文学院上学回来，拖着个大包在街上走，就碰到漠月。正值午饭时候，就被他邀到一家餐馆里去吃饭。吃饭总是要说些话的，记得我们也说了点什么。其实我和漠月在性格上有着一些相近的地方，都不是很善于应酬。这样性格的人遇到一起，也容易心生默契，互相间多有理解和体谅。因此那一顿饭吃过很多年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漠月是一个仁厚宽和的人，是饥困时刻，把一个馒头一分为二，将那多一半分给你吃的人；是一件厚诚的旧棉袄，你冷了可以穿上，热了脱下来放过一边，却不必过多致意的人，这就是漠月给我的最初感觉。许多年下来，虽然交往不多，但我的这一感觉还是没有变化，反而是愈益得到肯定。漠月就像一件老棉袄，面子似乎有些凉意，不让人觉得熟亲，里头却是诚心诚意暖和着的。

记忆片断(一)

我家在银川新市区，到单位须坐公交车。一次从单位回家，见漠月也坐在车上，于是扬手打一个招呼。一会儿，他身边的人下车去了，我就赶过去与他坐在一起，他给我笑一笑，说是去宁夏大学（他的母校）看一个人，这一句过后，记得我们再没有说过什么。觉得这一段走得熟惯的路突然间漫长了起来。直到漠月下车，我们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看着他下车，走入人群里去了。我就想，他专程地来看一个人，那么见到那个他看的人后，他们之间能说出多少话来呢？

不足挂齿的一件事，却使我在写这篇短文时，很容易地就想了起来。

记忆片断(二)

漠月是极少说什么大话的，也好像不大容易激动得起来。但是有一次不知源于什么事，他却很有些感慨地说到两句古诗，说到那两句古诗境界的雄大神妙。

两句古诗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于是后来每见到这两句古诗时，我都会不期然地想起漠月来，偶尔看到在某种状态中的漠月，也会使我忽然地想起这两句古诗。

记忆片断(三)

群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人们的样子看起来会是有些意思的。在这样的時候，人们容易失态，容易忘形，容易变得连自己也不认识。

在一次会议上，很觉得无聊，于是就暗暗观察起一个个会议人物来，那真是形形色色的面目，好像处在各种不同的梦境中。这时候陈继明让我看漠月，我就看。漠月好像并不在睡梦中。陈继明就说了一句让我记下来的话，他说漠月这家伙，还是厉害呢。这种厉害，指的是漠月没有忘形吗？

然而当时在那么多昏昏欲睡的面孔中间，漠月给我的印象是有些深刻的。

对酒当歌

其实漠月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有时甚至显得稚拙可爱。但这需要他

喝一点酒才能显现出来。漠月是能喝酒的人。《朔方》编辑部有几个颇为善饮者，漠月是其中的一个主力。听说他们喝酒时是需换大杯的。酒喝到一定的份上，如果有人鼓动，漠月就会大方地立起来唱上一曲。漠月虽是汉人，但生长于内蒙古，因此一旦乘兴高歌，便很有着蒙古人的豪放与深情，所唱也多是蒙古歌曲。漠月的歌声算不得很出色，打动人的是他唱歌时的那副神态，沉溺又旷远，诚挚复浓烈，就像一个微醺的人打出来的一连串心满意足的饱嗝。我想那一时刻，即使真有一个歌手在场，大家也宁愿听漠月而不听他的。

但漠月的能喝酒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譬如一些集会上，有人姗姗地来敬酒，漠月这一桌的人就会推举漠月代表大家来接受敬酒。前两天还有过一遭的，单位一人娶媳妇设宴席，新郎新娘来我们这一桌敬酒时，漠月就被大家抬举了起来。其时漠月已喝了不少，脸上已颇有酒意。他端起两只满盈的酒杯向一对新人说：“我不会说话，就会喝酒。”于是在一片喝彩声里将两杯酒一饮而尽，可能是喝彩声使他的豪情一路升腾了起来，他近乎自投罗网地说：

“你们的意思是我再喝两杯？”这样的话一出口，两只被他喝空的杯子很快地就又满溢起来。喝完这两杯酒，像脱口而出那样，漠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愈是被漠月这样的人说出，愈是显得有意思有味道，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快乐。惜乎不能录在这里。

因此漠月虽然不多话，也不多与人交往，但他与大家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我就听单位的不少人说到漠月，那完全是说到自家兄弟一样的口气。

漠月的小说

漠月的小说已有许多明显的成绩在那里，是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他的短篇小说《湖道》和《放羊的女人》曾占据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榜首，不光是对他个人，对整个宁夏的文学创作也是有着相当的激励作用。

但我认真看漠月的小说，却是自他的《夜走十三道梁》始。当时拿回新出

版的《朔方》来，信手翻着，很快就被漠月的这篇小说吸引住，结果吃饭时还不能歇手。从这篇小说我看出了漠月对艺术分寸的精到把握和相当扎实的叙述功力。我觉得漠月的写作是一种气定神闲更为自信的写作，就像从一口大缸里一瓢一瓢地往外舀水那样，虽是徐徐地舀个不停，缸里的水却总是不见其少，像暗通着一个源泉似的。其实漠月也真是有着一个源泉的，这就是生他养他的西部阿拉善。他的笔好像从未离开过那里，其实不是不离开，而是无法离开，是一种相互的牵扯和强烈的被吸引，就像丢了心爱之物的人，总是盘桓原地，总是寻寻觅觅。另外漠月的小说能给予人这样的印象，我觉得，也与他这个人有关，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写自己的性情和主张，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文，这个是假不过去，也勉强不得的。读着漠月的小说，我一再觉得他的小说与他之间，总是有着某种不可言说却可神会的一致性。

一个人不论写多少文字，换多少手法，归拢到一起看，大致上也只是一种风貌，限制造就了风格，漠月也莫能外。漠月的小说看多了，就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似乎不大情愿写到一个具体的人，似乎不愿意使他的人物有一个名字。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多是男人、女人、老人、儿子、小孙子，等等这样一些显得笼统的称呼，但真正写起来，又把这样一个个无名无姓的人写得真切可感，如在眼前。这样一种写法如若出自无意，则是很有意味很值得探究的。同样不愿意给他的人物起名字的西部作家还有一个红柯，但红柯与漠月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漠月也写意，比较于红柯，却是写实得多了。

于是在漠月的小说里，我们总是那么的容易看到一群近乎于无名无姓的人，一群容易被忽略的人，一群在漫漫的岁月里难得被关注的人，却是那样坚韧而又深情地生息在一片寂寞的土地上。

是否正是这一点触动了作家？这个其实是不可说的，即使漠月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好在他已经这样子做了。

自从看过《夜走十三道梁》后，我就开始关注起漠月的小说来。我觉得他的小说在他特有的静缓绵密的叙述中体现着一种难度，看起来闲庭信步，看起来无心插柳，但正如他在短篇小说《大水》中对天空的描述那样：“乌青的云

层正在淡化，这时也变得轻薄了，大片的天空是瓦蓝瓦蓝的那种，洁净得一尘不染，又深邃得令人心悸。”

是的，诡谲的云层淡化到一尘不染时，会显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深邃来，这是我所向往的艺术境界，也正是漠月的一部分优秀的小说给予我的感觉。

目

有关漠月（代序） / 石舒清

湖 道 / 001

父亲与驼 / 011

放羊的女人 / 024

暖 / 038

秋 夜 / 053

冬 日 / 069

大 水 / 085

菜 园 / 098

白 狐 / 110

草的诗意 / 119

搭 救 / 133

荒 地 / 144

挽 歌 / 156

沙枣花开五月天 / 170

墙上的裂缝 / 181

人 亲 / 194

老家的二爹 / 203

老 师 / 214

打 井 / 233

透明的石头 / 247

大草垛 / 259

西部西部 / 274

贺兰山以西（代后记） / 287

湖 道

说是湖，其实并无水，那番大水汤汤的情景便不存在。湖道，周围的牧人都这么叫，却是由来已久。早的时候居多，等到进入秋季，才有难得的几场雨，湖道里就开始湿润起来，草根紧接着活了，茵茵的青绿泛开，然后就是连片的芦草。草深的地方，能齐了人的腰，一群羊走进去，霎时不见了踪影，倒像是草把羊给吃掉了。

草是命根子。

在沙漠牧区，这样的湖道并不多见。靠天放牧，逐草而居，牧人便将湖道看得珍重。只要有草在秋天的湖道里荡漾，牲畜过渡寒冷漫长的冬春不愁温饱，牧人的日子就能过得很消闲。湖道好比是城里人开办的银行，那一排排随风涌动的草就是大票子。这真是上苍恩赐的，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为错。牧人就依傍着这湖道，活了一生一世。

八月将尽，天高云淡。湖道里的草开始泛黄，一天脱去一层绿。秋风中浮荡的草一波一折，花白的芦穗本是昂扬着的，这时也变得谦和了，不停地点头哈腰。草香四处飘溢，醉透了一道道沙梁。眼下的这个湖道，按居住习惯就近划给了相邻的两家牧人。两家牧人恪守着古老的传统，谁也不会偷着去先动湖道里的一根草。谁若先动了，一根草就会把这个人压得一生都翻不起身。一根草有如此巨大的重量，城里人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其实，这两家牧人早就等急了，把镰刀都磨过好几遍了。终于，天上传来了一声“嘎咕”。大雁是在夜间飞过湖道上空的，这一声“嘎咕”，让牧人彻夜不眠。第二天，湖道的东西两头悄然地支起了两顶帐篷，又悄然地升起两缕炊烟。

正午的时候，阳光无遮无拦地照射着草浪中的两张脊背。两张脊背让稠密的草浪隔开，一起一伏的，晃动得很有节奏。草香里混合着人身上的汗味，渐渐地浓酳起来。两边的打草人虽离得远，却是头顶着头，乍一看就像两只在草浪里潜行的野兽，正蓄意地接近对方。两边的打草人还没搭过一句话，只听见刷刷刷，镰刀飞舞，阳光在刀刃上刺眼地一闪又一闪，挟起阵阵灼热扎进草浪里。镰刀很烫，刀刃扎进草根的瞬间，草被烫疼了似的剧烈颤抖。只要一开割，一切都变得单纯了，打草人眼里就剩下齐刷刷硬扎扎的草。都抢着多出草，便心照不宣地展开竞争，暗暗地攒着劲，屁股后面像有一群狼追赶着。两个人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坚韧。

他们打掉了几档子又宽又稠的草。大片的草根在湖道里挺立着，人的秃脑袋一样袒露出青湛湛的头皮，还有无数被踩死或让镰刀拦腰斩断的蚂蚱之类的草虫儿。湖道里开始一片狼藉。再接下去，两个打草人实力上的差异就显现了出来。湖道里的两个草垛，都在一日高过一日，却分明是东边的那个高出许多，西边的那个低下许多。说得难堪一些，西边的那个草垛像个鸡窝。一大一小两个草垛自然是沉默着的，它们不能垛到一起，如果能够垛到一起，就很巍峨了，会像一座山头那样地雄踞在湖道里。它们不能垛到一起，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秋日渐短。每逢夕阳西下，湖道里一片幽暗。巨大的阴影水般漫漶而至，遮蔽了支起在沙梁之上的两顶帐篷，如果没有炊烟升起，可以将它们想象成两颗没有任何生命信息的石头。那两个草垛反倒在朦胧的夜色里变得很温馨，仿佛两只栖息安睡的鸟，夜的秋风拂过，草梢子像鸟的羽毛在轻柔地波动。

东边的帐篷里，亮子咕咚咕咚灌下去早就凉好的一壶茶水，肺腑立时通透清爽，没去了多半的疲累，从头到脚都很舒坦。亮子一声叫唤：娶了个……娶了个啥？后面的词颓然地噎了回去，扭头四处张望，竟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进湖道半个月不曾说过话，这可嗓子一声喊，把自己着实吓了一跳。人要是这么长久地不说话，没准就真的变成哑巴了，亮子这

样想。西边的那顶帐篷里悄无声息，没有升起晚炊的烟火，真的跟石头一样。往日这时辰，那边早已燃起一堆火，帐篷像个灯笼透着光亮。亮子也没了做饭的心思，躺到羊毛毡上点了烟抽，心里仍旧乱哄哄地无法入睡。翻腾了一阵后，亮子光着膀子和脚板走出帐篷，晚间的沙地柔软中透出一丝温热，搓得脚板酥痒，宛若一只小手儿轻轻地抠着。亮子又忍不住瞄那西边的帐篷。那顶帐篷很旧了，有烟熏过的黑渍，有雨水淋下的黄斑，还缀着几块刺眼的补丁，大白天看上去，像是一颗有毒的花蘑菇。

罗罗还没有走出湖道。

罗罗起早贪黑，为的是让自家的草垛更大些。可罗罗是个女子，力气毕竟有限，十天八天还行，时间一长就跟不上趟了，怎能比得过亮子呢？亮子想，罗罗你能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那才叫日怪呢。你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我就没脸了。黑暗中，亮子自信地背着手，不出声地笑一笑。他不明白自己咋就没了睡意，打了一天的草，腰杆子仍然硬着。亮子往湖道走去，他想乘着这股心劲儿，把天黑前割倒的草码到草垛上去。这样的草垛到了冬天也会绿着，羊吃了肯上膘，不比那娇贵得让人伺候的高粱和包谷差。羊就该吃这样的草，而不是吃那高粱和包谷，草才是羊的粮食。

不知不觉，亮子两只瓷实的脚板踏过草根，离罗罗很近了。亮子越过自己的那个大草垛，他把码草的事给忘了。刷刷刷的打草声和罗罗的喘气声，在夜幕下响得异常清晰，终于把亮子牵扯了过去。亮子像是无法抗拒，只有乖乖地走。夜还不是很深很黑，虚弱的星光在罗罗的镰刀上摇曳着，像一滴一滴的水。星光下的镰刀是冰冷的，裹了一层幽幽的寒气。亮子离罗罗很近了，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站住，把几束坚硬的草根踏进了沙地里，他都没有感觉到疼痛。亮子就居高临下地看着罗罗。罗罗弯着腰，屁股撅得老高，像一只母羊吭哧吭哧地嚼着眼前的草，饿极了的模样。罗罗身上的汗褂儿滑脱了，一大截皮肉露在背处，浑圆而饱满，这是一个女子熟透了的腰条儿。那腰条儿真是很白，白花花地闪着亮，褪去皮的锁阳一般，水光四射，柔嫩而新鲜。亮子就被狠狠地蜇了一下，眼前恍惚着一片雾似的，整个的人都晃了几晃。

哦。亮子舌根颤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

罗罗没有应声，头都不抬。罗罗当然知道是谁，却照例操作着，镰刀深深地扎向草根。刀刃触到草的那一声响，一点都不清脆，亮子就知道镰刀钝了，不能游刃有余。被摁倒的草受到惊吓的马一样猛地竖起鬃毛，直扫罗罗的脸面。有几根草和一撮头发纠缠起来，弄得罗罗很狼狈。罗罗身上的汗气很重，一股一股地弥散着，像母羊身上发出的味道。亮子就暗暗地嗅着，沉迷地在罗罗面前站立很久。

你，还不睡么？亮子直通通地问。

亮子问罢又后悔了。平日里见面都不说一句话，这么突兀地问人家算怎么回事？没有道理的。罗罗果然还是不理不睬，就像亮子只是一个缥缈的影子。亮子自觉脸上很热，让谁凭空扇了耳光似的。其实，亮子也是好心。亮子的意思是，夜里的湖道湿气太重，夜里打草容易落下病根，女人更不该。罗罗你是女人。这种话又不能说得很明白，亮子说不出口，就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心却一揪一揪的。

罗罗这时才直起腰，胸脯哗地一抖闪过脸去，看都不看亮子一眼，握着镰刀走了。罗罗的身后是稀稀拉拉一溜儿割倒的草。大部分草仍然挺立着，它们很轻松地躲过了镰刀，亮子觉得这些草都附着了灵性，以某种嘲弄的姿态在夜风中倨傲地摇摆。罗罗趟出草湖走上沙梁，握着镰刀的样子像是端着一杆猎枪。亮子的目光曲折地穿透着夜色追随罗罗而去，直到罗罗的身影消失在西边的帐篷里。

亮子垂下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亮子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四叉八蹬地躺倒，心里愈加不能平静。罗罗还在眼前晃动，罗罗那晃动的模样让他颠三倒四地回想许多事情。两家相距不过两里路，之间只隔着一道枯水沟，共用一口水井。还有那一条小路，更像一根绳子系着两座黄泥小屋。亮子和罗罗自小就很亲近，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玩丢羊拐儿的游戏或结伴出去挖锁阳。那时候的亮子和罗罗虽不懂得人间烟火，从大人们的说笑中，却能断断续续地听见两家将来要对亲家的话。意思是等他们长大以后，亮子就娶罗罗做媳妇。

亮子和罗罗由此而产生了少年最初的羞涩和隐约的幸福感。在那样一段日子里，他们都悄然地渴望着，渴望着自己能够尽快地长大。

却又出了那样的一件事。

亮子十六岁那年，罗罗爹死了，据说与亮子爹有关。亮子爹是生产队长。那年冬天天气奇冷，亮子爹派罗罗爹到湖道里守草垛。罗罗爹人很老实，却偏偏好酒，一场暴风雪掀翻毡房，罗罗爹酒醉不醒，一夜之间便冻僵了，硬得能当根拴马桩。罗罗家从此少了个顶门立户的男人，寡母孤女的日子就开始滑坡，跟羊吃了醉马草一样，一天天地枯瘦下去，只剩下个骨头架子了。罗罗娘那时还年轻又有几分姿色，算是生产队里少见的漂亮女人。轻薄的男人们就寻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在罗罗家进出得频繁，门前的桩墩子上经常拴着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骆驼。罗罗娘刚开始还拒绝着这些男人们，时间一长便也顺水推舟，不仅学会了喝酒抽烟，还敢留男人在屋里过夜。狐狸精，亮子娘愤愤地骂，恨不得撕下罗罗娘身上的一块肉。起初，亮子觉得娘不该这样，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可是，娘每咬牙切齿地骂一次，爹那脸上就止不住地落一片灰白。接下来亮子才明白，娘把罗罗娘和自己的爹裹在一起给骂了，而且骂得理直气壮。罗罗爹死后，亮子爹心里感到愧疚，总想着接济一下罗罗家，每逢杀了羊，不忘提一条羊后腿送过去。后来，亮子爹竟也和那些轻薄的男人一样，睡在了罗罗家的炕头上，半夜里让亮子娘扯着裤带牵牲口般牵了回来。时隔不久，亮子爹的生产队长就被撸掉了。这事风传许久，成了牧人们酒余肉后的笑谈，说亮子爹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啃一口窝边草，把好端端一个生产队长搭了进去。另外的一说是，亮子爹原本就没安好心，假公济私让罗罗爹去湖道里送命，自己好占了那个窝，窝没占着，反惹一身臊气。亮子爹羞愧难当，曾真心实意地上吊死过一回，又让亮子娘给救了，却再也抬不起头来。

从此两家断了来往。

亮子娘还自作主张，雇人重新打了一口井。

日子默默流淌。湖道里的草青了黄，黄了青。罗罗家屋前那个桩墩子也一天天地歪斜了，再看不见有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骆驼拴在上面。那个

桩墩子后来让罗罗拿斧头给劈了，当柴火烧成了灰。罗罗家终于门可罗雀，清静得像一座破庙。

“狗日的男人，杂种。”

罗罗娘后来衰老得不像样子，整日靠在墙根儿下晒太阳，眯着眼打喷嚏，口水扯成一道明亮的细线滴进眼前的酒碗里。口水和酒是一样的颜色，碗里分不清哪是酒哪是口水。碗里空了，再添上；添上，又空了。罗罗娘已经离不开酒，如同草是牧人的命根子，酒成了罗罗娘的命根子。罗罗娘的眼里再没了草，也没了羊，甚至没了女儿罗罗，只有酒。罗罗娘全部的世界是酒和口水这种无色透明的液体。为了让娘能够活下去，罗罗就要想办法把酒赎回来。大队部办有代销店，店里有酒。罗罗十天半月就得走一趟大队部，背回家一鳖子酒。水鳖子成了酒鳖子。鳖子口小肚儿大，边上恰有四个穿绳子的扣，像极了鳖的四只短腿。罗罗就背着这样一只盛满酒的鳖，趑趄着行走在起伏不定的通往大队部的那条小路上，像一个摇摇晃晃的酒鬼。酒鳖子的盖儿不很严密，浓郁的酒香播撒了一路。罗罗娘的脸面黑里透红，骂过了大笑不止，笑过后接着再骂，让自己的口水淹死天底下的男人。罗罗得空闲下来就站在娘旁边，两眼红肿。亮子远远地从旁边经过时，脚步匆匆，不敢多看一眼。如果亮子经过时稍有迟疑，站在屋顶上的娘便要大呼大叫，惹得吃草的羊都抬起头来凝神谛听，防备着什么似的。而罗罗垂手呆立的模样，像夏秋时节草滩上的一棵黄灿灿孤零零的野谷穗儿。罗罗是一棵黄灿灿孤零零的野谷穗儿，亮子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亮子又忍不住要多看一眼罗罗。罗罗的衣裳上又打了一块补丁。补丁很醒目，所以亮子一眼就看见了，心里被一块硬物猛地撞了一下。亮子觉出了一种疼痛，就背过身去匆匆离开，脊背上凉飕飕的。沙漠牧区的女子都要很早说下婆家，此俗绵绵相传至今不改。罗罗还没说下婆家，她要像个男人一样操持生活，为娘赎来满鳖子的酒。罗罗要让娘活下去，就不能很早地说下婆家。罗罗已经放出口风，她这辈子不想嫁人，要看着娘喝酒晒太阳……

湖道里的夜很深了，深得很透彻，透彻得让满天星星一片繁忙。繁星

笼罩着湖道。芦草都拔完了穗儿，也播下了新的种子，它们像无数的男人和女人拥挤在一起。草没有思想，可草是好东西。草不争风吃醋，草不当婊子也不做嫖客。草和草永远都在和平相处，彼此没有嫉恨和仇视。躺在帐篷里的亮子睡不着，他倾听着湖道里的草的呢喃，就想了这么多，终于很认真地想到了草。原来他没有这样想过，现在这样想了。草使亮子的心境变得平和沉静了许多，同时也给了他一些启示。亮子就想抽烟了，暗中摸索好一阵子，才找到烟和火柴。刚把一根火柴划亮，有个黑东西穿过帐篷带起一股冷风，将火柴扑灭了，接着又是几声瘆人的怪叫。亮子吓得头皮发麻，毛发一根根地竖立起来，脑子里突然闪出罗罗爹活着时候的模样，而且是那么的清晰。罗罗爹就是死在这个湖道里的，那年冬天，好大的一场雪。亮子扔掉烟和火柴，扯过被子裹住自己，大气不敢出。湖道里这时又起了夜风，时紧时慢地掠过沙梁，吹得帐篷扑扑直响，像一个无理的恶人摇撼着手里的扇子、吐着口水……

两个草垛差不多一样大小了。

亮子干一阵歇一阵，坐在草捆子上打着盹儿，眼皮子却在忽悠忽悠地动，他睡不着。有时候嘬起嘴巴打几声口哨，眯着眼瞧对面的罗罗。罗罗毫无反应，自顾低头打草。罗罗换了一把镰刀，割过去的草根齐刷刷的，很干净。罗罗把镰刀挥舞得得心应手，草就一排排地躺在罗罗身后，有几十个草捆子了，像一群羊分散地卧着，很慵懒的样子。亮子很想和罗罗说话，却又不敢走到近前去。亮子心想，罗罗你是个木头疙瘩么？我若是甩开膀子大干，能由得你多打草？湖道里就长下这些草，我亮子要是不让着你罗罗，你的草垛可真要变成个鸡窝。

这般的几日过去，两个草垛果真一样大了，像骆驼背上等量齐观的两个驼峰。

亮子悄然地笑了。

再往后情形又变了，亮子坐下，罗罗也坐下；等到亮子起身去打草，罗罗也摸起镰刀。罗罗的心里豁亮着，她不愿把自己的草垛弄得比亮子的还大，她知道自己的草垛应该大到什么程度。罗罗不稀罕旁人的施